

朱自清



朱自清
散文经典
全集

ZHU ZIQING
SANWENJINGDIAN
QUANJI

朱自清 著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 / 朱自清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30-5383-0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167 号

书名: 朱自清散文经典全集

著 者: 朱自清

本书策划: 李异鸣

特约编辑: 杨 肖 王 艳

责任编辑: 王圆圆

封面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 //www. whcbs. com **E-mail:** zbs@whcbs. com

印 刷: 北京佳兴达欣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1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言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朱自清六岁时全家搬到扬州，成长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1912年高小毕业的朱自清，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1916年，考入北大预科，后考入哲学系。改名“自清”，改字“佩弦”。1920年毕业后，到江浙一带做了五年的中学国文教员。1925年，清华学校设大学部，经俞平伯推荐，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此后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清华大学到长沙，后迁入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讲授文学批评等课。1946年，抗战胜利后，朱自清又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仍为教授及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病逝。

朱自清不仅是一位诗人、散文家，而且是一名学者，一名民主战士。他的著作有27部，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字数近200万字，且字字珠玑，句句秀美，或清秀隽永，或激进深邃，为后人留下了不可估量的文学遗产。

朱自清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创作新诗，大多收入《雪朝》第一集合诗与散文合集《踪迹》。这些诗作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显示出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散文以朴素清隽、淡雅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代表作有《荷塘月色》《背影》等。叶圣陶先生这样说过：“佩弦兄的散文，我是十分推崇的。我曾经向青年们、少年们作过许多次介绍，还对我们的子女们说，



写散文应该向朱先生学。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有点偏爱，我乐于承认。……到了后期，如《飞》，套一句老话，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朱自清先生在散文创作方面的造诣由此可见一斑。

而作为一名学者和民主斗士，他不仅在古典文学、语文教育、语言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建树，而且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追求光明和真理，关心祖国的命运，坚定地投身到民主斗争中去。毛泽东同志这样称赞他的骨气：“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由此可见朱自清先生的铮铮傲骨。

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每一篇都极为宝贵，但其中尤以散文最为瑰丽，堪称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瑰宝。他笔下生花，文思泉涌，拥有独特的审美旨趣和美学意境，不拘泥于已有的散文体制，开创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树立了万口传诵的白话美文模范。

为将朱自清先生毕生的散文巨作呈现于读者眼前，本书编者做了大量缜密、细致的工作。但朱自清先生一生所写的散文数量实在太多，将其全部收录在一本书中实属不易，因此，本书只能尽力做到“全”而“精”，会放弃一部分杂文和少量的序、跋。当然，杂文中能够反映朱自清先生的思想、观点和生活的代表性文章，本书已竭力保留。全书仍按朱自清先生生前编定的散文集（《背影》《你我》《欧游杂记》《伦敦杂记》《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并根据当代读者阅读习惯稍作调整，收录了朱自清先生诗与散文集《踪迹》中的散文，以及未曾编成集子的数十篇经典散文，这样，既有利于读者了解到朱自清散文作品的原貌，又有利于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文中个别词语，可能在用法上不合当代白话文的通行规范，是早期白话文都会存有的现象，为尊重原作这里仍然以原文为准不予更改。

相信通过此书，广大读者一定能更加清晰、更加动情地了解到朱自清先生那不得不读的一曲华章。



目录

第一辑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匆匆	002
歌声	00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004
温州的踪迹	010
一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010
二 绿	011
三 白水漈	012
四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012
航船中的文明	015

第二辑 背 影

《背影》序	018
女人	022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026
背影	029
阿河	031
哀韦杰三君	037
飘零	040
白采	043
荷塘月色	045
一封信	047
《梅花》后记	050



怀魏握青君	052
儿女	054
说梦	059
海行杂记	061

第三辑 你 我

你我	066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066
扬州的夏日	083
看花	085
我所见的叶圣陶	088
论无话可说	091
给亡妇	093
你我	096
谈抽烟	107
冬天	109
择偶记	111
说扬州	113
南京	116
潭柘寺 戒坛寺	120
序、跋	123
《忆》跋	123
《山野掇拾》	126
《子恺漫画》代序	131
《白采的诗》——《羸疾者的爱》	133
《萍因遗稿》跋	142
《子恺画集》跋	143
《粤东之风》序	145
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 ..	148
《燕知草》序	150



《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	153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158
《谈美》序	162
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	165
《子夜》	169
读《心病》	173
《文心》序	176

第四辑 杂 记

旅行杂记	180
一 殷勤的招待	180
二 “躬逢其盛”	182
三 第三人称	185
欧游杂记	187
威尼斯	187
佛罗伦司	190
罗马	194
滂卑故城	200
瑞士	203
荷兰	208
柏林	213
德瑞司登	218
莱茵河	221
巴黎	223
西行通讯	237
一	237
二	240
伦敦杂记	243
自序	243



三家书店	245
文人宅	251
博物院	256
公园	261
加尔东尼市场	266
吃的	268
乞丐	272
圣诞节	275
房东太太	278

第五辑 标准与尺度

动乱时代	284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287
一	287
二	288
回来杂记	290
论严肃	294
论气节	297
论吃饭	301

第六辑 论雅俗共赏

论雅俗共赏	306
论百读不厌	311
论书生的酸气	316
论老实话	323

第七辑 语文影及其他

说话	328
沉默	330
撩天儿	333



如面谈	339
人话	346
论废话	348
很好	351
是喽嘛	355
不知道	357
话中有鬼	362
正义	365
论自己	368
论别人	371
论诚意	374
论做作	377
论青年	380
论东西	383

第八辑 赠 言

憎	386
父母的责任	389
春晖的一月	395
执政府大屠杀记	398
悼何一公君	404
哪里走	406
吴萍郢火栗四君	406
三个印象	407
时代与我	408
我们的路	412
悼王善瑾君	419
白马湖	420
南行通信	422
南行杂记	425
赠言	427



春	428
哀互生	430
论说话的多少	431
买书	434
松堂游记	436
初到清华记	438
绥行纪略	440
蒙自杂记	444
北平沦陷那一天	447
这一天	449
重庆一瞥	450
新中国在望中	451
外东消夏录	452
引子	452
夜大学	453
人和书	453
成都诗	454
蛇尾	455
重庆行记	456
飞	456
热	457
行	459
衣	460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462
我是扬州人	463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466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468
论不满现状	469
论且顾眼前	472
刘云波女医师	475
文物·旧书·毛笔	477

附录 朱自清年表	481
----------------	-----

第一辑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编者注：此集收录了朱自清先生的诗与散文集——《踪迹》中的部分散文，其中包括经典散文诗《匆匆》。为了不影响原《踪迹》风貌，本书特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作为此集名。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歌 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①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有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园里没了秣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1921年11月3日，上海

原载于1921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①扬州话，形容细雨。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汨——汨，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牲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

“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

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



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

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趑趄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